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六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譚世緯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六

元　俞臯　撰

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子赤立公子遂殺赤及視而立其庶子倭是爲宣公諡法慈惠愛民忠信接禮曰文

乙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不稟命天子而書即位者言繼正即位正也穀梁傳猶受國於先君也　胡氏傳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縁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案書載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於文祖神宗則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

通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旣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案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於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祗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祗見太甲之祖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殯猶未成服故用麻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誥諸侯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成服而宅憂也或以為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缺文也案左氏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蓋日食有常度而閏月有定數豈得非非禮今攷之史書則自有春秋歷而其歷必非周之舊典故其閏法不同而左

氏有非禮之說如此觀之歷既改矣安得獨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　左氏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字也王朝大夫例書字天王使會葬惟一見經其餘則知其不會也　左氏傳王使内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胡氏傳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氏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穀梁傳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

於卒事乎加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姬姓伯爵畿内采地王朝公卿例書爵禮有受命謂除喪以士服見而受命也錫命者錫命繼世爲諸侯也今文公不如京師受命反來錫之周之失也　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　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　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胡氏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君親將例書爵

經據來告之辭而書也非微辭隱義必曲爲之說則惑矣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侯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叔孫氏得臣名魯三命大夫如京師拜錫命也　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

衛人伐晉　報復之師也將卑師少例書人　左氏傳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爲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戚杜氏曰衛地在今大名路開州之東　左氏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世子名商臣頵楚君名也此惡之大者也據事直書是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左氏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

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太師且掌環列之尹穀梁傳曰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弑也夷狄不言正不正　胡氏傳書世子弑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誡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為勸誡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

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爾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加於頸而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係其邪志而懲於為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可謂茅塞其心矣若語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悚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怫旨而見酖矣傳者案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芉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

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墻而不知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丙申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侯君親將也秦師將卑師衆也秦興師以報殽之役而晉不諭以辭命而與之戰故以晉為主彭衙秦地在今秦元路同州白水縣程子曰越國襲人秦罪也忘親背惠晉惡也秦雖怨無以為辭矣故其來不稱伐

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　左氏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胡氏傳戰而言及者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懟者謂之忿兵案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已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已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為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常事也以緩為非常故誌其失禮　左氏傳書不時也　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　穀梁傳作為也為僖公主也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

後也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　胡氏傳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為無傷而不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內書及微者也處父名晉大夫也再命者例書名至於救江則三命矣故書氏書名諸傳不知攷此而或謂沒公不書或謂處父去氏俱失於鑿愚所謂當據經覈傳正此類也劉氏曰既沒公於如晉又沒公於盟則諱義精矣而又謂或去處父氏及不地豈其然乎傳之不可盡信者如此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公羊傳此晉陽處父也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傳及晉處父盟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

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胡氏傳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為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為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士氏縠名晉三命大夫諸侯與大夫列會始於此盟雖晉主盟而不先序大夫不可以先諸侯也垂隴杜氏曰鄭地今汴梁路鄭州滎陽縣東有隴城　左氏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穀梁傳盟于垂歛内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紀異也周十二月今十月也周七月令五月也自冬及夏歷月久矣旱不在書可知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

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胡氏傳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於秋七月不雨者葢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合祭也躋僖公升僖公於閔公之上而祭也此即臧文仲縱逆祀之事　左氏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

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之廟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大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　胡氏傳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大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則曰祀國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

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何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主兵故先序書人將卑師少也程子曰秦忿以取敗晉可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是以力爭全不務德也 左氏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 胡氏傳案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則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興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僖公之喪未除而納幣失禮甚矣而左氏曰禮也何不明大義若是

乎劉氏曰左氏謂禮也則是以喪娶為禮不亦悖乎左氏傳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虚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胡氏傳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虚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也

丁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書會而晉先序晉為主也人將卑師少也沈姬姓子爵國在今汴梁路汝寧府西平縣　左氏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胡氏傳案左氏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辭無褒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翟泉同盟故計王子名虎　左氏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　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　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胡氏傳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為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

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為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秦人伐晉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而經書秦人何也案杜氏曰晉恥不出以微者告也由是觀之在他國之事魯據其來告之辭書之於義為的當從杜氏說必曲為之說曰貶者鑿矣程子曰構怨連禍殘民以逞晉畏之而不敢出秦極其忿而後悔聖人取其終能悔爾 左氏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 胡氏傳案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

窒慾為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為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 江黄皆近楚之小國而從齊晉霸主之會故楚滅黄今又圍江 左氏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雨者自上墜下如雨之自上而著見於下也此宋之災異也來告故書 孫氏曰猶雨毛雨土之類爾 左氏傳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 公羊傳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穀梁傳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冬公如晉十有

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公即位終制而往朝也盟乃公之志故書及　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陽氏處父名於此三命矣故書氏書名或曰何以知其於此已三命矣愚曰前之盟內稱及一命之微者也而處父書名則知其再命也於此書氏書名書師師則知將尊師衆三命者之稱也　左氏傳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其為諼奈何伐楚為救江也　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　胡氏傳以者不以之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

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彊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戊戌四年春公至自晉告于廟也且見公歳首在晉

夏逆婦姜于齊自夏字至于字多有缺文逆者微故不書名曰婦有姑之辭也不書氏不書夫人脫簡也不書至不告至也而穀梁謂稱婦乃成婦于齊非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亦豈成婦乎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喪婚同也不稱夫人不

可為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也 左氏傳逆婦姜於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公羊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 穀梁傳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 胡氏傳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効也禮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為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微知著冒禮

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為後鑒

狄侵齊以左氏攷之當是北狄

秋楚人滅江陽處父帥師救不得其道故楚得以滅之

晉伯衰矣 左氏傳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晉侯伐秦君親將故書爵程子曰秦逞忿以伐晉畏而避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 左氏傳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胡氏傳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爾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

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氏俞名衛三命之大夫也　左氏傳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成風本莊公妾僖公尊之同嫡故薨書夫人聖人存而弗削見亂之所從始也

啖氏曰自成風風後妾母皆僭用夫人之禮程子曰自成風後夫人嫡妾之分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故不書薨葬而祀以別宮 左氏傳冬成風薨 胡氏傳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之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詞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己亥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榮氏叔字周大夫例書字賵喪以珠玉曰含車馬曰賵直書以見亂嫡庶之禮自周為之吳先生曰不書天脫簡也非貶 左氏傳召昭公來

會葬禮也　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　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　胡氏傳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勑而惇之者則天之所敘也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爾故特不稱天以謹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薨而王歸含賵葬而王使公卿會則以妾母為夫人之非豈特魯僖公哉實周成其惡矣直書而義自見何待不書天而後為貶乎趙氏曰自成風後魯有二夫人矣　公羊傳成

風者何僖公之母也胡氏傳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别為立宫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為從同同也或以為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稠疊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前年公及晉侯盟今往聘以修舊好

秦人入鄀秦人將卑師少也鄀爵姓闕國在今汴梁路鈞州密縣後遷襄陽縣　左氏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楚人將卑師少也六爵闕臯陶之後國在今廬

州路六安州 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子錫我立是為昭公

庚子六年春葬許僖公 不書月史闕文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孫氏行父名魯三命大夫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一事也 左氏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襄公名驩子夷

皐立是為靈公三月葬速辱也　左氏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襄仲如晉

葬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狐氏射姑名不稱大夫罪可見矣殺陽處父者續鞫居使續鞫居者狐射姑也而二者皆不書止稱國者此聞而知之之詞也

而書其出奔則知其為殺陽處父者狐射姑也觀此書法可見矣　左氏傳晉陽處父聘於衛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淹滯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

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讎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

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胡氏傳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爾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為晉國之太傅耶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為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者合氣盈朔虛而為月以齊氣朔也其法始於堯典朞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古今之定法也告月即告朔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而獨此書不告月者則知他皆告也文公以閏為非正不行告朔之禮止身至廟拜謁而已見其失禮也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月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六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

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　左氏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　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胡氏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至則以氣百官修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爾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

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辛丑 七年春公伐邾 君親將也 左氏傳 公伐邾間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內將卑師少止書取其 焉非禮也 左氏傳取須句寘文公子 公羊傳取須句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 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穀梁傳取邑不日此 遂城郚 郚杜氏曰 魯地今濟寧路兗州泗水縣有故郚城因伐邾之師城之以備邾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成公名王臣子杵臼立是為昭公不日缺文也不書葬不往會也 左氏傳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

宋人殺其大夫吳先生曰不名缺文也　左氏傳宋成公卒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　穀梁傳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罪也　胡氏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稱人將卑師少也稱晉及曲在晉也令狐

杜氏曰晉地今平陽路河中府猗氏縣有故令狐城先氏蔑名晉三命大夫也程子曰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師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稱及　左氏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已丑先蔑

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　歸遂不見　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外也其外奈何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　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　胡氏傳案左氏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趙盾將中軍以禦秦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程氏以為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

徇氣肆行淫欲而不能為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赦與何誅使後人為鑒必持其志修窒欲之方也

螽

為災故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棨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宋卿書官由是言之此乃例也無襃貶而三傳之言皆臆說無義當以程子說為正　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也　胡氏傳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以為不可遂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

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選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為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宜矣

癸卯**九年春毛伯來求金**襄王崩訃告及魯公孫敖往弔不至而逃故毛伯來求金也程子曰家父致命以徵車故書使來求毛伯風魯以欲金故不言王使　左氏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

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　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　胡氏傳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何以言未君古者諒陰三年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之時託於王命以號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跋扈之臣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爾

夫人姜氏如齊　文公夫人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氏傳莊叔如周葬襄王　公羊傳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

者則書　穀梁傳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之也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氏都名晉三命大夫　左氏傳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廟故書　穀梁傳卑以尊致病文公也　胡氏傳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搖動手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箕氏鄭父名也稱及先士穀而

併及之也　左氏傳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　縠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　胡氏傳殺先都士縠國也其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彊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為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未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黨偏之意其義精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人將卑師少也諸國書人亦將卑師少也一伐一救善惡不同必

曰貶楚稱人則諸國之救何以書人乎若以善諸國稱人為衆詞則楚奚稱其衆哉當從程子説皆以為將卑師少也　左氏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胡氏傳案左氏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則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則趙盾華孔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啟戎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楚荆之所窺也　夏

狄伐齊即四年夏之狄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共公名襄子壽立是為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震動也地本靜物而動為異故書　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

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越椒也再命例書名無褒貶孫氏曰椒楚大夫再命故不氏秦術吴札皆此類也張氏曰楚伐鄭而聘魯遠交近攻之意也

左氏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椒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

胡氏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內外之辨不以荆蠻比列國義安在乎曰吴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因僻陋而忘其祖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擯之蠻荒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

使與遐荒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愼用刑重絶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為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秦人一命之微者也賵禭弔喪之常也獨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歸僖公成風之禭書之何也皆以其失禮之甚也惠公及仲子皆薨卒久矣況仲子乃妾也而天王兼惠公而賵其失禮有三繆也兼也亂嫡也故書僖公及成風皆薨久而成風亦妾也此之失禮與天王賵惠公仲子同也故特書之然而成風母也僖公子也不先書成風何哉夫人不可以先君也程子曰過時始至故云來歸雖子母先君後夫人體當然也嫡妾之亂自茲而始 左氏傳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 穀梁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胡氏傳秦人歸禭而曰

僖公成風者非兼禭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之妾曷不書曰來歸莊公成風之禭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賤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不書月日缺文也

甲辰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臧文仲也三命例書氏書名

夏秦伐晉將尊師少例書其伐某曰狄之者非也程子曰晉捨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亦罪也　左氏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　胡氏傳說者謂秦伐晉以戎狄書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

秦以號舉者程氏以謂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亂亡之道也以此外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鬬子西名宜申再命之大夫也 左氏傳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彊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絶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宫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殺鬬宜申及仲歸 胡氏傳案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旱甚也不書可知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

志乎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書及魯之微者也蘇姓子爵畿內采地女栗杜氏曰地闕左氏傳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楚蔡次厥貉亦將伐宋也厥貉地闕　左氏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　胡氏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

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乙巳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君親將例書爵麇嬴姓子爵國在今襄陽路均州鄖縣

左氏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叔氏彭生名郤氏缺名皆三命之大夫也承匡即匡也宋地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莫知其種與地而

左氏曰長狄鄋瞞鹹

杜氏曰魯地今案開州濮陽縣之鹹城乃衛地也近於赤狄而魯無鹹城若然當是赤狄未詳孰是然狄自此敗之後惟十三年侵衛見經他則書曰某狄則知其狄乃總稱此則不書何種難以臆說然既曰鄋瞞由是遂亡何以十三年又書狄侵衛若言赤狄則又不當三傳載其事如此詳缺其疑可也

左氏傳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甥駟乘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

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敗狄于鹹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内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　胡氏傳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攷矣

丙午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孫氏曰莊八年郕降於齊師自是入于齊為附庸此書來奔為齊所迫也　左氏傳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公羊傳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杞伯來朝杞本公爵國弱自降或子或伯俱非貶也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子叔姬文公之女也稱子有父之辭不繫國未嫁也公穀以稱子為貴之非也啖氏曰書子明是時君之子也傳云母姊妹有何義哉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非先君之女也　左氏傳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公羊傳子叔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

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

夏楚人圍巢 楚人將卑師少也巢爵姓鈇國在今廬州路無為州巢縣 左氏傳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此西乞術也再命例書名無褒貶 左氏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傳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其為能變奈何惟

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二國書人將卑師少也不書及是非鈞也河曲杜氏曰晉地今平陽路河中府河東縣之南程子曰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云晉及張氏曰不書及蓋言二國曲直無以相尚也黷兵殘民甚矣

左氏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

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傳戰于河曲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為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 穀梁傳戰于河曲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 胡氏傳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忿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

權衡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諸鄆鄭氏曰莒魯所爭之邑也諸今益都路密州諸城縣鄆今益都路沂州也孫氏曰鄆莒魯所爭之邑帥師而城畏莒故也　左氏傳城諸及鄆書時也　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

丁未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共公名朔子平國立是為靈公

邾子蘧蒢卒文公名蘧蒢子貜且立是為定公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旱也不書旱可知

世室屋壞世室

魯公伯禽之廟室也　程子曰觀春秋中文公事宗廟最為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左氏傳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　公羊傳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　穀梁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宫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胡氏傳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宫書世

室屋壞譏久不修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沓杜氏曰地闕　左氏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狄侵衛

以地攷之當是赤狄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棐鄭地即棐林也在今汴梁路均州新鄭縣

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　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

戊申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告廟也過時也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邾人將卑師少也叔彭生帥師將尊師衆也二國交伐殘民甚矣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名潘子舍立遇弒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晉伯既衰不能為主靈公少而趙盾出會諸侯故書同盟是諸侯同為盟也新城宋地今睢陽路新城縣程子曰諸侯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同懼楚也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穀梁傳同盟于新城同者

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氏傳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彊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黨惡崇姦之實矣夷攷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孛彗星也彗者除故之謂北斗星名其星有七布列象斗故名斗入入于其間也非常所有故書以記其異　左氏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　胡氏傳孛者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孽隨其所感

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弒昭公又二年齊弒懿公又二年晉弒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於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告廟也過時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晉人將卑師少也而左氏曰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公羊曰郤缺率師革車三百乘穀梁傳郤克長轂五百乘皆臆説也不足據當從程子例以為將卑師少胡氏曰書人曰諱外諱善也既以人為貶又以為諱又以諱為善何一人字之義如是之多皆失之鑿蓋此類據事直書無褒貶不可信傳而疑經也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公羊傳弗克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之邾婁

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則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　穀梁傳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胡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

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從故為之諱内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張氏曰特書卒于齊以著其死而無所容其身也 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為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商人齊懿公名也舍稱君已即位者也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

成為君也　胡氏傳州吁弑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至於弑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乎上桼左氏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弑逆出於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而成之為君者穀梁子曰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　子哀高哀也四命者例書字無褒貶

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　穀梁傳其曰子哀失之也　胡氏傳宋昭公無道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

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程子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昭公卒舍即位公子商人弑舍而執子叔姬商人弑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北面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　左氏傳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然則曷為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　穀梁傳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　胡氏傳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

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已者已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也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弑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弑君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己酉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宋卿例書官故稱氏而不名無褒貶來盟盟未前定也因來聘

而與之盟故不言使來盟孫氏曰不言使與齊高子同義　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　胡氏傳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夏曹伯來朝

左氏傳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書歸者言不當歸也而胡氏曰為善其子以赦著赦

則是以弔周之幣出奔之罪為可掩何不明大義若是乎　左氏傳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於句鼆一人門於戾丘皆死　公羊傳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

胡氏傳公孫敖慶父之後行又醜矣出奔他國其卒與喪歸皆書于策者許翰以謂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故魯人從其請國史記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

敎著敎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左氏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 胡氏傳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郤氏缺名晉三命大夫伐蔡討不與新城之盟也不諭以辭命而專以力服人晉罪也 左氏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

也其日何至之日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齊人侵鄙故行父告于晉 穀梁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穀梁傳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公不在會故不序程子曰此盟為齊亂也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稱諸侯者衆詞見諸國無能為也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胡氏傳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蔡陳鄭曹許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外裔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而不詳序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詳序為哉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恒弒其君孔子沐浴

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於諸侯乎況於隣國乎畧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隣壤初不與盟會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不曰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見為齊人所絶而歸之也程子曰執之書故來歸不得不書孫氏曰商人既弒其子又絶其母惡甚矣 左氏傳王故也 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 穀梁傳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 胡氏傳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絶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君親將例書爵遂者繼事也因侵魯之師而又致討於曹也郛郭也

左氏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於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於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 公羊傳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庚戌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程子曰魯齊既先約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弗及盟也夫齊彊魯弱公違約不自下而抗大國以取怒危道也 左氏傳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公羊傳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穀梁傳弗及者内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内辭也　夏五月公

四不視朔

文公托疾不與齊侯盟故不視朔者四自此之後仍視也若如公羊之說何不書曰始不視朔乎書四不視則知其止不視朔者四也或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蓋自文公始不視朔而禮亡羊存愚曰非也自昭公失國出居於外其禮遂廢定公之立政由季氏遂皆不視朔而禮亡羊猶存爾曰昭公之經何以不書始不視朔愚曰書公在乾侯則不視朔可知矣吴先生曰四不視朔如四卜郊之類不視朔者四月其後仍視也　左氏傳公四不視朔疾也　公羊傳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傳公四不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胡氏傳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

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春季孫行父往會而齊侯弗及盟故遂再以賂往而盟也　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　穀梁傳盟于師丘復行父之盟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

毁泉臺誌其不當毁也　左氏傳有蛇自泉宫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毁泉臺　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毁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毁之譏先祖為之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穀梁傳毁泉臺喪不貳事

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胡氏傳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將卑師少例書人巴姬姓子爵國在今重慶路江津縣庸爵姓缺國在今襄陽路房州　左氏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

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胡氏傳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人微者旬人也據左氏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

事直書無褒貶

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公羊傳弒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胡氏傳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

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辛亥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四國書人將卑師少伐宋

討其弑逆也行天討而以微者將亦罪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胡氏傳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

治天職者宋有弒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帥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田常弒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九月葬緩失禮也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齊以公不親盟故來伐而公乃往及之盟也

諸侯會于扈春秋之書有據來告之詞者有聞而知之者來告之詞詳故書于策亦詳聞而知之則略記其要故不序而止書諸侯也此會也公在齊不預會史聞而書之爾左氏以為無功不序誤矣　左氏傳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胡氏傳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弒君之

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公至自穀則不預扈之會明矣

冬公子遂如齊 罷盟而往聘也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壬子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薨非路寢皆不正也于臺下尤非正也 左氏傳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 穀梁傳薨于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康公名罃子稻立是為共公不日缺文也不書葬不會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

商人 邴歜閻職皆一命之微者也故書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胡氏傳桉左氏齊懿公即位刖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為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胥為禽獸而莫之遏也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財誘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母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

能救故以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弒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書葬見子惡之已立也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杜氏曰襄仲賀齊惠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非相介也 左氏傳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 穀梁傳使舉上客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 胡氏傳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子文公之世子也名惡亦名赤未踰年之君例稱子文公既葬故不稱名不書地弒也不書葬賊不討也左

氏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冄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冄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冄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 胡氏傳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弒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弒者不日以見其弒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弒者不地以見其弒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

禮記事之信誅亂臣討賊子之義亦備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哀姜之歸無罪而見逐故不書避見其非奔也與齊來歸子叔姬之義同　左氏傳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一曰就賢也　胡氏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嫡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朱子曰宣公篡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與

莒弒其君庶其

凡書所弒人名及書人者皆據來告之辭稱國者閭而知之所書非飾辭也必曲為之說則鑿矣劉氏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也孫

氏曰衆弑君則稱國以誅之言舉國之人皆可誅也義亦通　左氏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受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賔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公羊傳莒弑其君庶其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七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録監生臣沈以顯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七

元 俞皋 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庶子母敬嬴在位十八年子黑肱立是爲成公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癸丑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者著其自立之罪也 公羊傳公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 穀梁傳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胡氏傳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受之而不討賊是亦聞乎弑也故如其意焉而書即位以著其自立之罪而不嫌於同詞美一也有小大則褒詞異惡一也有小大則貶詞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始逆例書女入國例稱夫人有姑例稱婦不書氏脫簡也據事直書喪婚

之罪自見何待去氏字乎程子曰脫氏字趙氏曰書以言不當以也公穀之說過矣 左氏傳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 公羊傳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不再見者卒名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為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為貶夫人夫人與公一體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 穀梁傳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 胡氏傳魯秉周禮喪未朞年遣卿逆女何亟乎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于見討故結昏于齊為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為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浸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惡夫人與

有罪焉則待貶而後見故不稱氏夫人其如何知惡無禮如野有死麕能以禮自防如草蟲懲期有待如歸妹之九四則可免矣凡稱婦者其詞雖同立義則異逆婦姜于齊病文公也以婦姜至自齊責敬嬴也敬嬴嬖妾私事襄仲以其子屬之殺世適兄弟出主君夫人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君毋斬焉在衰服之中請昏納婦而其罪隱而未見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乃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者也槩指為有姑之辭而不察其旨則精義隱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夫人至而往聘也　左氏傳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

胡氏傳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諸侯立卿為公室輔猶屋之有楹也而謀國如此亦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者也不然以行父

之勤勞恭儉相三君而無私積必能以其君顯名與晏嬰等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逐也胥姓甲父字四命例書字即胥甲也　左氏傳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而立胥克先辛奔齊　公羊傳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經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穀梁傳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　胡氏傳放猶羈置毋去其所比於專殺者其罪薄乎云爾或以為近正非矣大夫當官既不請於天子而自命以為有罪又不告於司寇而擅刑猶不逺於正乎秦晉戰于河曲撓臾駢之謀者趙穿也若討其不用命則當以穿為首止治軍門之呼偕貶可也而獨放胥甲父則以趙盾當國穿其族子而盾庇

之也桃園之罪其志固形於此矣故稱國以

放見晉政之在私門而成上侵為後戒也

公會齊侯

于平州

杜氏曰平州齊地今東昌路德州　左氏傳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胡氏傳案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魯宣簒立踰年舉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弒君簒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于晉夫簒弒之賊毁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以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天下而為無父無君之徒矣此仲尼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然欲定其位者魯宣公宜稱及齊而曰會者討賊之法也凡討亂臣賊子必深絕其黨而後為惡者孤也

公子遂如齊

罷會而聘也　左氏傳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胡氏傳宣公簒立之罪仲遂主謀為首惡初請于齊遂為上客而並書介使者罪叔孫得臣不能為有無亦從之也大夫有以死爭者矣然削

而不書者以叔仲惠伯死非君命失其所也遂及行父則一再見於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為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凡此皆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程子曰宣公不義得國賂齊以求助齊受之以助不義故書取不義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非為彼強取故不諱不能有而失者皆諱 左氏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弑子赤之賂也 穀梁傳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也 胡氏傳魯人致賂以免討而書齊人取田者所以著齊罪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夫齊魯鄰國盟主之餘業也子惡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為惡而助之也弑君簒國人

道所不容而貨賂公行免於諸侯之討則肆無所懼人類幾何而不滅哉其禍乃自不知以義為利而以利之可以為利而為之也孟氏為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得經書取田之意舉法如此然後人知保義棄利亂臣賊子孤立無徒而亂少弭矣

秋邾子來朝公即位而來朝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楚子君親將也鄭人將卑師少也楚主兵故先序　左氏傳宋人之弑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　胡氏傳楚書爵而人鄭者貶之也鄭伯本以宋人弑君晉不能討受賂而還以此罪晉為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今乃附楚以亟病中國何義乎書侵陳遂侵宋者以見潛師掠竟肆為侵暴非能聲宋罪而討之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

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帥師將尊師衆也書救善其恤患也　穀梁傳善救陳也　胡氏傳鄭在王畿之内而附鑾夷陳先代帝王之後而見侵逼此門庭之寇利用禦之者也晉能救陳則存諸夏攘夷狄之師故特襃而書救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如解倒懸如拯民於塗炭之中知此義則知春秋用兵之意矣傳稱師救陳宋經不書宋此非闕文乃聖人削之也前方以不能討宋上卿貶而稱人諸侯會而不序今若書救宋則典刑紊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討其從楚侵陳宋也晉趙盾救陳而諸侯之師於棐林會之遂以伐鄭此紀其始末之實也而穀梁之說過矣前書帥師則知其師衆矣何大之有棐林鄭地即棐也新鄭縣有林鄉　左氏傳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公羊傳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為不言趙盾

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穀梁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則著其美也胡氏傳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穀梁子以為大趙盾之事以其大之也故曰師此說非也春秋立法君為重而大夫與師其體敵列數諸侯於師師之下而又書大夫之名氏則臣疑於君而不可以為訓其曰會晉師此乃謹禮於微之意也其立義精矣棐林鄭地也前者地而後伐以為疑詞此其地則以著其美者一美一惡無嫌於同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趙氏穿名晉三命大夫崇爵姓闕國在今奉元路鄠縣之東崇乃秦之與國故晉伐之　左氏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　公羊傳晉趙穿帥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　胡氏傳崇在西土秦所與也晉欲求成于秦不以大義動之而伐其與國則為譏

已甚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而傳謂設此謀者趙穿也意者趙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託於伐國以用其衆乎不然何誅之迂而當國者亦不裁正而從之也穿之名姓自登史策弑君于桃園而上卿以志同受惡其端又見於此書侵以見所以求成者非其道矣

晉人宋人伐鄭

鄭從楚侵陳宋而宋會趙盾以伐之亦可已矣而復伐之故有大棘之戰　左氏傳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胡氏傳宋人弑君既列於會在春秋衰世已免於諸侯之討矣論春秋王法則其罪固在法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其書晉人宋人非將卑師少蓋貶而人之也以貶書伐者若曰聲罪致討而已有瑕則何以伐人矣

甲寅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華氏元名宋三命大夫鄭公子名歸生三命大夫大棘杜氏曰宋地今汴梁路睢州襄邑縣之南此鄭伐宋也而書宋及何也宋之報復無已故鄭有此師宋不諭以詞命而與之戰故書及以責焉　左氏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既合

而來奔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　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胡氏傳兩軍接刃主將見獲其負明矣又書師敗績詞不贅乎此明大夫雖貴與師等也故將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尊師衆並書於策者示人君不可輕役大衆又重將帥之選其義深矣或曰元帥三軍之司命而輕重若是班乎自行師而言則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則以得衆為邦本鄭使高克將兵禦狄于境欲遠克也而不恤其師楚以六卒實從得臣恐喪師也而不恤其將故經以棄師罪鄭以殺其大夫責楚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秦師伐晉　報其侵崇也左氏傳以報崇也遂圍焦

胡氏傳案左氏以報崇也遂圍焦晉用大

師於崇乃趙穿私意而無名也故書侵秦人為是興師而報晉則問其無名之罪也故書伐世豈有欲求成於彊國而侵其所與可以得成者乎穿之情見矣宣子當國筭無遺策獨憒於此哉其從之也而盾之情亦見矣春秋書事筆削因革必有以也一侵一伐而不書圍焦所以誅晉卿上侵之意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主兵為宋報大棘之役書人將卑師少也　左氏傳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姑益其疾乃去之

胡氏傳案左氏晉趙盾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初鄭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經不書伐而以宋華元生大棘之戰者蓋楚人有詞于宋矣師之老壯在曲直晉主夏盟盾既當國合諸侯之師何畏乎楚何避乎鬬椒然力非不足而去之者以理曲也故卿不氏而稱人

師書侵而不言伐易於訟卦之象曰君子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將至於興師動衆有不能定者矣晉惟取賂釋宋而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可不慎乎春秋行事必正其本為末流之若此也其垂戒明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靈公名夷臯趙盾諫不從而靈公欲殺盾

不克殺而盾出奔故趙穿弒之不曰趙穿而曰趙盾見穿因盾而弒也晉史既書如此而其告諸侯之詞亦然魯據來告而書也左氏越境乃免之說誤矣　左氏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墻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又

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

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宫　穀梁傳穿弒也盾不弒而曰盾弒何也以罪盾也以其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弒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胡氏傳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

是盾僞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令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弑矣惡莫慘乎意令以此罪盾乃閑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以高貴鄉公之事觀焉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亦將致辟成濟而足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欲進此直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皆以詭計獲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鄧扈樂之徒皆蒙歸獄而受戮焉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幾希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周匡王崩太子瑜立是為定王

乙卯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魯郊非禮也不能皆書凡書必因事也此則因牛口傷不郊而書望祭也望於封内山川禮也而此則望太山之外又祭河海以三望為非禮故書猶者可已而不已之辭　左氏傳不郊而望皆非禮也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　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惟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穀梁傳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胡氏傳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浸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舉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

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三望者公羊曰祭太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葬匡王天子九月而葬今匡王崩方四月見其速為非禮　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子君親將也陸渾戎允姓子爵元居瓜州秦晉遷之於伊川今河南府路洛陽縣北有陸渾故城陳氏曰楚伐陸渾以窺周室也　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胡氏傳外裔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區宇不別族類之不分也楚又至洛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內外之辨禁猾夏之階

夏楚人侵鄭

將卑師少也　左氏傳鄭即晉故也初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夏楚人入侵鄭鄭即晉故也

胡氏傳案左氏晉侯伐鄭鄭及晉平而經不書者仲尼削之也鄭本以晉靈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似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僞邦而歸諸夏則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者與

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掠諸夏之罪爾鄭既見侵於楚則及晉平可知矣

秋赤狄侵齊 赤狄地在今廣平路

宋師圍曹 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胡氏傳叅左氏宋文公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然不書于經二族以見逐而舉兵非討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端本清源之意也武穆二族與曹之師奚為至於宋哉不能反躬自治恃衆彊以報之兵革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治也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穆公名蘭子夷立是為靈公葬速失禮也 左氏傳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

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丙辰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郯嬴姓子爵國在今淮安路海寧州向莒邑也

左氏傳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

穀梁傳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公伐莒取向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

胡氏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宅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彊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齊魯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丈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欲也平者成也取者盜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彊之者也以利心圖成雖彊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治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斯可矣

秦伯稻卒 不日闕文也共公名稻子榮立

夏六月乙酉鄭 是為桓公不書葬不往會也

公子歸生弒其君夷靈公名夷陳氏曰公子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於歸生乎謀先然而弗禁則賊由歸生而已故不以罪宋而罪歸生與書趙盾之義同　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胡氏傳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懼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為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歟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求路不可奪之死

節耳書為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並為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嘗統大師與宋人戰獲其元帥已得兵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誅之猶反手耳夫據殺生之柄仗大義以制人使人聽已猶犬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殺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畜老憚殺比方君父歸生之心悖矣故春秋捨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為後世鑒若司馬亮沈慶之等茍知此義則能討罪人不至於失身為賊所制矣

赤狄侵齊 齊為方伯之國不能稱職而狄得以數侵之見中國之甚弱也

秋

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夫以簒弒謀於齊而取國以土地賂齊而請會以卑屈事齊而求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殆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欲利有攸往者惟義之與比為可安耳

冬楚

子伐鄭 伐鄭鄭未服也 左氏傳楚子

丁巳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宣公因齊而立故比年如齊 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高氏固名齊三命大夫子叔姬宣公女也有父例書子此高固自逆而娶也 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為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 榖梁傳諸侯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 胡氏傳案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為之主稱子者或謂别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壓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夫以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貴驕彊大來娶于鄭子產辭而郤之使

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有其室而宣公以魯國周公之後逼於高固請昏其女彊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為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為後世鑒欲人之必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卑巽妄說不近於禮奚足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不日闕文也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胡氏傳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春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妃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治子赤之事專在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彊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為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來反馬也　公羊傳

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為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穀梁傳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為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　胡氏傳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者歲一歸寧今見逆逾時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齊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竟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戊午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孫氏免名衛三命大夫左氏傳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　公羊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為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

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内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

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於宫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絶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宫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説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　胡氏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　胡氏傳案傳稱陳及楚平荀林父伐陳經皆不

書者以下書晉衛加兵于陳即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再與之連兵伐鄭今而即楚無乃於已有闕盍亦自反可也不内省德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螽災害稼也不甚故不饑 胡氏傳傳為螽為穀災虐取於民之效也先是公伐莒取向後再如齊伐萊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豐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税民蓋自此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示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己未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孫氏良夫名衛三命大夫使來盟盟前定也

左氏傳衞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　穀梁傳來盟者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　胡氏傳來盟為前定者嘗有約言矣未足効信而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衞欲為晉致魯而魯專事齊初未與晉通也必有疑焉而衞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卒見辱盟非義自見矣

春秋之所貴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萊子爵姓未詳國在今般陽路萊州書會齊主兵也　左氏傳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胡氏傳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平莒及郯公所欲也故書及繼以取向即所欲者可知矣伐萊齊志也故書會繼以伐致即師行之危亦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黨連兵恃彊陵弱是以為此舉也

大旱　胡氏傳以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征役怨咨之氣感動天變而旱乾作矣其以大旱書者或不雩或雖雩而不雨也

不雩則無恤民憂國之心雩而不雨格天之精意闕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鄭及晉平也黒壤杜氏曰晉地即黄父也在今平陽路河中府　左氏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黒壤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胡氏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盟為諱則曲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於會不與於盟而公有歉焉非主會盟者之過也則書會不書盟若黒壤是也晉侯之立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直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事盟主又以賂免則不直在已矣

庚申　八年春公至自會過時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往聘于齊有疾而復也　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　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　胡氏傳至黃乃復壅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供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無乃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有事于大廟常事也必因事而後書此則因仲遂卒而壬

午猶繹萬入去籥故詳書其失禮劉氏曰書仲遂見仲氏之後世為卿也猶者當已而不已之詞與猶三望之義同　左氏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弑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仲遂卒于垂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猶繹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譏之也　胡氏傳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生而賜氏俾世其官也曷為書卒以事之變卒之也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

而賜氏其後尊禮權臣寵遇貴戚而不由其道於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惡及視援立宣公而宣公深德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荅之也經於其卒書族以志變法之端為後世戒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辭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邪心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不告者盡肅敬之誠於宗廟不繹者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國卿也卒而猶繹則失寵遇大臣之禮矣春秋雖隆君抑臣而體貌有加焉則廉陛益尊而臣節礪後世法家專欲隆君而不得其道至以犬馬國人相視大倫滅矣聖人書法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援僖公例尊庶母為夫人故敬嬴書薨卒　胡氏傳敬嬴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自成風聞季友之繇事友而屬其子及僖公得國立以為夫人於是乎嫡妾亂矣春秋於風

氏凡始卒四貶之則禘于大廟秦人歸禭榮叔含賵召伯會葬去其姓氏不稱夫人王再書而無天是也敬嬴又嬖私事襄仲而屬宣公不待致于大廟援例以立則從同同而無貶矣其意若曰以義起禮為可繼茍出於私情而非義後雖欲正可若何

晉師白狄伐秦

白狄子爵國在今延安路即古銀夏之地也

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蘓　胡氏傳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矣既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援外兵以伐之獨不惡傷其類乎直書于策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

杜氏曰舒蓼二國也舒舒爵姓闕國在今廬州路舒城縣蓼爵姓闕國在今安豐路霍丘縣皆近楚小國也　左氏傳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胡氏傳案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在周公所懲者其自相攻

滅中國何與焉然春秋書而不削者是時楚人疆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彊大將為中國憂而民有被髮左袵之患矣經斯世者當以為懼有攘郤之謀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不書朔闕文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備書其事以見失禮之甚也

左氏傳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

公羊傳葬我小君頃熊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

穀梁傳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

胡氏傳成風葬以夫人葬以小君將祔于廟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貶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亦葬以夫人葬以小君使祔于廟無貶以正之從同同可也

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逆穆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亟立為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敬嬴之亟也雖云援例魯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貶而書法若此者猶桓宣弒君而書即位爾敬嬴以其子宣公屬諸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實敬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貶而讀者有傷切之意焉則以秉彛不可滅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慘矣其於終事雨不克葬著咎徵焉而謂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堋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旅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紖送終大事人情所不忍遽者反可冒雨不待成禮而葬乎潦車載簑笠

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乃不能為雨備何也且公庭之於墓次其禮意固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為之備是儉其親也不亦薄乎故穀梁子曰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厚葬古人之所戒而墨之治喪也以薄又君子之所不與故喪事以制春秋之旨也

城平陽

平陽杜氏曰魯邑今益都路滕州鄒縣有南平陽 左氏傳書時也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晋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辛酉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親如齊而使仲孫蔑如京師非禮之甚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氏蔑名魯三命大夫也 左氏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胡氏傳以淺言之屬辭比事春秋敎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

師此皆比事可攷不待貶絶而惡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經於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下逮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況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君親將也

秋取根牟 內將卑師少例止書取某根牟東夷小國在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 公羊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侯名元子壽立是為文侯 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荀氏林父名晉三命大夫晉主會故先序陳不會故荀林父伐之 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 胡氏傳案左氏討不睦也

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則知經所書者與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幾於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帥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輯矣晉主夏盟又嘗救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名黑臀子儒立是為景公是時魯專事齊不書葬魯不往會也 左氏傳晉侯卒于扈乃還 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 穀梁傳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名鄭子速立是為穆公不書葬不往會也 胡氏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深向齊衛欲為晉致魯故謀黑壤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會于黑壤

而晉人止公賂然後免是以扈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繼以喪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缺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貶焉故不書葬誤矣魯人不會亦無貶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忌親其罪已見春秋文簡而直視人若日月之無將卑師少也私照也曲生意義失之遠矣

宋人圍滕 左氏傳宋人圍滕因其喪也 胡氏傳圍國非將卑師少所能辦也必動大衆而使大夫為主帥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既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矜哀弔恤之不暇而用兵革以圍之比事以觀知見貶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胡氏傳楚兵加鄭數矣或稱人或稱爵何也鄭自晉成公初立舍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為是與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弒

晉郤缺帥師救鄭

其君諸侯未有聲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興師動衆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稱爵豈與之乎集公羊例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至此書爵見其陵暴中華以重兵臨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知其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法皆欲治亂賊之黨謹華夷之辨以一字為襃貶深切著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治

洩氏治名陳三命大夫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治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洩治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

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則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輒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治以諫殺身者也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為徵舒弑君楚子滅陳之端以垂後戒此所謂義係於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孔子曰商有三仁焉洩冶諫而死何獨無褒詞夫語默死生當其可而止爾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於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邪不食其祿如叔肸善矣

壬戌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傳此亦如齊亦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為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

謹嚴如此也歸田以為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小不侔矣

齊人歸我濟西田程子曰魯修好故歸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左氏傳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公羊傳齊人歸我濟西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絶於我也曷為未絶於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　穀梁傳公娶齊齊由以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　胡氏傳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舉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已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讙及闡直書曰歸此獨書我者乃相親愛惠遺之意或謂濟西魯之本封故書我則誤矣以柔巽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不書朔缺文也

己巳齊侯元卒惠公名元子無

野立是為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舉族出奔故書崔氏　左氏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公羊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穀梁傳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　胡氏傳案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謂崔杼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彊於此舉氏辨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譏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蓋門弟子因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亦有事異而詞同一視之則泥而不通矣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公如齊奔喪　胡氏傳文約而事詳者經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其喪若是雖不致可也而皆致者甚之也

癸

已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夏氏徵舒名陳三命大夫靈公名平國子午立是為成公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胡氏傳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之名氏以弑何也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洩冶所為不憚斧鉞盡言於其君者正謂靈公君臣通於夏徵舒之家恐其及禍不忍坐觀故昧死言之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弑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特書徵舒之名氏以見洩冶忠言之驗靈公見弑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包容狂直開納諫諍為心也以為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弑者非經意矣

六月宋師伐滕左氏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　胡氏傳前圍滕稱人刺伐喪也此伐滕稱師譏用衆也宋大國爵上公霸主之餘業力非不足也今鄰有弑逆不能聲罪致討

乃用大衆以伐所當矜恤之小邦且滕不事已無乃已德猶有所闕而滕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汲汲於誅亂臣討賊子之意見矣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公孫歸父仲遂之子也三命例書公孫某 胡氏傳歸父仲遂之子貴而有寵宣公深德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生則傾身以事之而不辭於屈辱沒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亦不顧天王之禮闕然莫之供也比事考辭義自見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胡氏傳案左氏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彊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庸何愈於楚自是責楚益輕罪在晉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季子也非公卿大夫故止書曰王季子公羊同母弟之說非也 左氏傳秋劉康

公來報聘　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聘問也　胡氏傳公羊傳曰王季子者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禮也宣公享國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縱未舉法勿聘焉猶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亦不書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杜氏曰邾地今益都路滕州鄒縣有繹山　左氏傳師伐邾取繹　胡氏傳用貴卿為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罪而陵弱侵小近在邦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為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既來赴告藏在諸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傎乎故四國伐鄭貶而稱人魯人伐邾特書取繹以罪之也

大水　高下皆有水為災故也

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傳季文

子初聘于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傳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胡氏傳案左氏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邾故也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若待逾年然後修聘未晚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為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之可以免於討也歸父貪於取繹畏齊而往蓋理曲則氣必餒矣能無畏乎哉春秋備書而不削以著其罪為後世鑒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國氏佐名齊三命大夫魯公比年如齊魯卿亦累聘齊而皆不報秋季孫聘冬歸父又聘故今始報其蔑魯亦甚矣　左氏傳國武子來報聘　胡氏傳葬之速也太不懷也又未逾年而以君命遣使聘于鄰國則哀戚之情忘矣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而有願為其氓者蓋禮義人心之所同然也齊頃公嗣立之初舉動如此喪師失地幾見

執獲豈特婦人笑容之譏秋大水故冬饑也公羊罪哉已失守身之本矣傳饑何以書以重書也

楚子伐鄭桼左氏曰晉士會救鄭鄭諸侯之師戍鄭而經皆不書不來告也左氏傳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胡氏傳經有詞同而意異者比事以觀斯得之矣九年楚子伐鄭稱爵者貶詞也若曰國君自將恃彊壓弱憑陵中夏之稱也知然者以下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貶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稱爵者直詞也若曰以實屬辭書其重者而意不以楚為罪也知然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而經削之則責晉可知矣此類兼以傳為桼者也

癸亥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晉伯不競故陳鄭服於楚也辰陵杜氏曰陳地今汴梁路陳州西華縣朱子曰宣公之時楚莊盛彊主盟中國

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 胡氏傳晉楚爭此二國為日久矣令陳鄭背晉從楚盟于辰陵而春秋書之無貶詞者豈與其下喬木入幽谷乎中國而不能令則蠻荊進矣經之大法在誅亂臣討賊子有亂臣則無君有賊子則無父無父無君即天理漸亡人倫滅絕殄為禽獸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魯與齊方用兵伐莒晉與狄方會于攢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為禮失而求之野聖人亦不得以蠻荊為外之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內將尊師少例書主將名氏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杜氏曰欑函狄地 左氏傳晉郤成

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　胡氏傳春秋正法不與外國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裔故略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是失肩背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傎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陳公孫名寧三命大夫儀氏行父名陳三命大夫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與蔡人殺陳佗之義同非貶也楚子君親將也殺夏徵舒正也而納公孫寧儀行父則罪也直書其事是非自見程子曰楚人衆詞大惡衆

所欲誅也入陳誅其罪義也取其國惡也入者不受而彊入之也公孫寧儀行父致亂之臣也國所不容故書納　左氏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

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

穀梁傳楚人殺陳夏徵舒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

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

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　胡氏傳稱人者衆詞

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案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

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

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與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為善與惡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者矣猶書入陳以貶之何也曰楚莊意在滅陳雖復封之然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稱取陳而書入雖曰與之可矣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辭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

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彊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彊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奈何瀦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謀于陳衆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甲子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靈公被弒是以緩葬　公羊傳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　胡氏傳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左氏傳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

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胡氏傳案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曷為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楚人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

夏六月

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晉救鄭而經不書者蓋鄭圍已解不及於事但與楚戰而已書晉及責在晉也邲杜氏曰鄭地今汴梁路鄭州管城縣南有邲城　左氏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閒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

内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
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
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
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
也武曰無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
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
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
而退非夫也命有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
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
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
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
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師而不從
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
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

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

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為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内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

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

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皆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

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斾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

之以二者還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申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彊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

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　公羊傳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邉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

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厮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毋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冦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冦　胡氏傳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

案左氏晉師救鄭經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

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案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官不欲勤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縠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于一也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命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欒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偪陽之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罃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偪陽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縠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案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縠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氏傳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

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而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　胡氏傳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而書入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彊暴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遂歸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至于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

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書人一命之微者也同盟衆共為盟也清丘杜氏曰衛地即清也今臨清縣程子曰晉為楚敗諸國懼而同盟既而皆渝宋伐陳衛救之楚伐宋晉不救　左氏傳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胡氏傳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其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正事自彊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鄭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縠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

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伐陳討其從楚也衛背清丘之盟而救之渝盟之罪可知矣　左氏傳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氏傳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於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乙丑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左氏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

左氏傳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唯宋可以免焉　胡氏傳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

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于伐而得書爵

秋螽螽為災也

晉殺其大夫先縠左氏傳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胡氏傳先縠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鉞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叅焉而不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臾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令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縠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丙寅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孔氏達名三命大夫左氏傳清丘之盟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胡氏傳殺大夫而書名氏義不繫於專殺也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案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去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春秋端本清源故書法如此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文公名壽子盧立是為宣公

晉侯伐鄭　報邲之役也　左氏傳十二年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是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

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胡氏傳宋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勤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

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左氏傳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懐於魯矣懐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胡氏傳夫禮别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丁卯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為宋請平楚也　左氏傳初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説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胡氏傳楚子不假道

於宋以啟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卹同惡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為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當時列國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書人楚國之人宋國之人也非貶　左氏傳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已也何大乎其平乎已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

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穀

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胡氏傳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襃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並以逆犯順此仲尼之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襃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紓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為上卿不

能恤小助桀為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為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為交歡邉境而議者以為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氏赤狄之别種也子爵名嬰兒地在今平陽路潞州潞城縣　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

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為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乎夷狄而未能合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 穀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兒賢也 胡氏傳其稱日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邪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彊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案左氏潞子夫

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計者執酆舒轘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左氏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 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胡氏傳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上之

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胡氏傳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虚内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婁鄭氏曰即牟婁也

胡氏傳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

將能乎

初稅畝初者始也稅畝者井田之外又稅其餘畝也周禮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一夫五口之家者八各私百畝而同耕公田多於五口名曰餘夫每夫别受田二十五畝司空謹别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墝埆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故雖水旱民無近憂此什一之法也由是攷之以井計稅未嘗以畝計也今宣公不知守此而於什一之外又以畝計而稅之乃所以重困農民也其後遂至於二猶不足皆宣公啟之書初稅畝言古未始有也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别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朱子曰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公左氏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羊傳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以譏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　穀梁傳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　胡氏傳孟子曰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殷制公田為助助者藉也周因其法為徹徹者通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

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

冬蝝生

蝝螽之子始生者也 左氏傳冬蝝生饑幸之也 公羊傳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 胡氏傳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饑

秋螽而冬蝝生蝗甚矣故饑 胡氏傳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

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螽蝝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慮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賑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戊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也杜氏曰士會稱人從告詞也愚謂將卑師少也　左氏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胡氏傳案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

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東都洛邑也宣榭宣王之廟榭也

左氏傳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宣榭者何宣宮之榭也何言乎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

胡氏傳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案呂大臨考古圖有邢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邢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郯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

胡氏傳案左氏郯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

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蓷所以閔周易叙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非常之有年也程子曰記異也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其惡有間故大有年則書之　穀梁傳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胡氏傳程氏曰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荐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為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為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螽蝝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為異乎夫有年大有年一耳古史書之則為祥仲尼筆之則為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已已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昭公名錫我子甯立是為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文公名申子固立是為景公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不書月日缺文也　胡氏傳曰卒書名赴而得禮記之詳也葬而不月其略在內宣公為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慤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邦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於盟主又其次若秦若衛若滕雖來告訃怠於禮而不會也比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不書朔缺文也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諸侯同為盟故書同斷道杜氏曰晉地程子曰諸國同心欲伐齊故書同盟　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之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

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
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
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
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
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
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
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
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
夫三子者曰若絶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
善逆彼以懐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
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
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穀梁
傳同盟于斷道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氏傳書同
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非同欲也
小國訴之大國勉彊而應焉非同欲也若斷道之盟諸
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或以為會同天子之事築宮為壇設方明如方嶽之盟故書同疑其説之誤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公弟宣公之弟名叔肸不曰公子不為大夫也

凡書弟諸侯之弟不為大夫者也曰賢曰貴曰母弟皆非也

左氏傳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穀梁傳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

胡氏傳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肸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禄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公子為正大夫而書卒貴也不為大夫而特

書卒賢也或以為叔肸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具説誤矣誠使叔肸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況宣公之時頻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隣國衆矣而獨叔肸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庚午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主兵臧衛世子名也　左氏傳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　胡氏傳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

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君親將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戕殘賊而殺之也鄫子國君而為邾人戕殺之於其國鄫之臣子不能救此亂世之甚也　左氏傳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公羊傳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賊而殺之也　穀梁傳戕猶殘也捝殺之也　胡氏傳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鄫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殘賊殺之而莫禦乎邾人蓋嘗執鄫子用之則不共戴天之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鄫者所以深責鄫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楚莊王名旅子審立是為共王　左氏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罰之役　公羊傳楚子旅卒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

葬辟其號也　穀梁傳楚子呂卒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　胡氏傳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杞自伯降而稱子外國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者外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　胡氏傳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彊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愨之心者也案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末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

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已出也其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癘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歸父聘晉公薨而季文子臧宣叔逐其族故還至笙而奔齊也笙杜氏曰魯地 左氏傳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公羊傳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 穀梁傳公薨于路寢正寢也歸父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 胡氏傳仲尼稱孟莊子

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雖能也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忌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忠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埒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七